

《杀狗记》版本考略

黄仕忠

《杀狗记》向被列为“四大南戏”之一。由于它的文辞俚质，又受到明清曲论家的讥议，不仅晚明各种戏曲选本难以见到它的曲文，而且完整的刻本也极稀见。今仅存的一种完整刊本是明末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此本卷首题“龙子犹订定”。据清张大复《寒山堂曲谱》卷首《杀狗记》目下注：“古本，淳安徐嘏仲由著；今本，已由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龙子犹、龙犹子均为冯梦龙的别号，则今存本已是经过明代曲家三改的本子了。

最近，西班牙藏世间孤本《风月（全家）锦囊》戏曲总集的影印本和胶片开始流归国内。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嘉靖以前的《杀狗记》珍本。这对于我们追索《杀狗记》的本来面目，了解晚明人的改动情况，考察其版本流变，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

关于《风月（全家）锦囊》的概貌，研究者已有专文作过介绍^①，此不赘述。此集内署“嘉靖癸丑岁七月詹氏进贤堂重刊”，可知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重刊本。全集分为“前编”二十卷，续编二十卷，续补一卷。前二编据题署均为徐文昭編集。续补中录有徐氏散曲。此集总称《风月锦囊》，而前编实名《全家锦囊》。《杀狗记》为前编第十一种，题称“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

囊杀狗卷十一”。此集既属重刊，则初刻时间应更早。其所录的《杀狗记》虽未必即是元人之本，但应是当时舞台演出本；而嘉靖以前，文人士大夫尚未较多关注戏曲，他们的典雅化情趣尚还不象隆万以后那样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创作、改编和演出，即嘉靖以后改删宋元及明初旧本为较典雅的通行本的热潮尚未出现，宋元戏曲旧本大多一仍旧观。所以《风月（全家）锦囊》本《杀狗记》（下称锦本），当较多地保留元人旧貌。

锦本系摘汇原剧主要曲文而成。依次共录十段，分别等于汲古阁刊本（下称汲本）十出。刊刻时上图下文，图中标题相当于出目。兹录于后，与汲本进行比较。

第一段，图作“令侯请宴”，即汲本第二出《谏兄触怒》。录〔菊花新〕一曲，与汲本有异；生上场白一段，〔大圣乐〕二曲，均同汲本（下凡属个别字句有出入者径称“同”）；下场诗与汲本异。

第二段，图作“孙华宴春”，即汲本第九出《孙华家宴》。录〔祝英台〕四曲，同汲本；〔尾声〕一曲，与汲本略异；下场诗同汲本。

第三段，图作“杨氏劝夫不允”，即汲本第七出《孙华拒谏》。录〔寄生草〕二曲，汲本无；〔桂枝香〕三曲，首曲同汲本，另二曲颇异；下场诗同汲本。

第四段，图作“老丈询问孙荣”，即汲本第十出《王婆逐客》之后半出。录〔锁南枝〕二曲，同汲本。下场诗同汲本。

第五段，图作“路雪送兄”，即汲本第十二出《雪中救兄》。录〔蛮牌令〕、〔绣停针〕、〔下山虎〕、〔园林好〕各一曲，同汲本；下场诗未录。

第六段，图作“贤嫂赐食”，即汲本第十三出《归家被逐》。录〔泣颜回〕四曲，〔赚〕二曲，同汲本；下场诗未录。

第七段，有二图，作“请读诗书”和“援古向夫”，即汲本十

七出《看书苦谏》，录〔绛都春〕一曲，〔降黄龙〕二曲，〔袞遍〕四曲，〔普天乐〕三曲，〔尾声〕一曲，均同汲本。惟汲本此一〔尾声〕曲在〔普天乐〕前。按本出有两套曲文，此系前一套之〔尾声〕而锦本摘录时误植。下场诗同汲本。

第八段，图作“两乔唆讼”，即汲本十八出《窑中拒奸》，录〔行香子〕一曲，〔风入松〕〔急三枪〕迎互六曲，均同汲本。下场诗同汲本。

又第八段后半曲文上图作“托王老劝孙华”，未刊此事之曲文。

第九段图，作“杨氏买狗”，即汲本二十五出《月真买狗》，录〔上林春〕、〔光光乍〕各一曲，同汲本；〔系人心〕四曲，贴唱之第四曲汲本无，余同汲本；〔皂罗袍〕二曲，其“合”的处理与汲本有异。下场诗未录。

第十段，图作“旌表贤妇”，即汲本三十六出《孝友褒封》，录〔西地锦〕一支，汲本无；〔排歌〕二曲，〔尾声〕一曲，与汲本颇异。下场诗未录。按，上引各曲的具体差异，下文论述时再分别作比较分析。

锦本共录五十六曲。其中汲本所无者四曲；两本差异较大者九曲。这九曲中，除〔菊花新〕一曲，〔系人心〕二曲，〔排歌〕二曲汲本近乎重写外，余四曲实大同小异。就是说锦本与汲本可比较者，有六分之五左右基本相同。联系到《九宫正始》所录“元传奇”《杀狗记》曲文七十八支、残曲二句，与汲本完全相同者九支，汲本所无者一支（〔奈子花〕），差异稍大的有〔菊花新〕等数曲，其余均属个别字句的差别^②，则单就曲文而论，汲本基本保存原有框架，而不是动大手术。

以下场诗看，锦本录六处，除第一出外，其余五处仅个别字句刊误而需借汲本正讹，实际上是一致的。这表明锦本与汲本实有密切的关系。锦本的底本当为汲本的祖本之一。

从场次看，锦本所录，已经涵盖汲本的主要场次；锦本有图

无文的“托王老劝孙华”一幅，证明了汲本后半部《计请王老》、《安童将命》、《孙荣奠基》、《王老谏主》等出在锦本底本中原已存在。就是说汲本所有的各出，皆有古本依据，而非重新结撰。但汲本对旧本出目序次有所改动。如锦本“家宴”出在“拒谏”出之前，而汲本易置。这大约是汲本为了让逐出孙荣与劝谏、拒谏等动作紧密相连，以助于渲染气氛；因为过于悠闲的宴春场面会中断前一贯穿动作。这一变动应是合理的。另外，据《九宫正始》正宫过曲〔普天乐〕下注谓：“元传奇《杀狗记》第十六折，此句用《蔡伯喈》句法云：‘念小叔真狼狽’；又其第三十六折，此句用《拜月亭》句法云：‘曾吠犬被磨勒恨也’，一传用二句法”。按汲本前一句在十七出，后句在三十五出，说明汲本在其他地方也调整过场次。如果钮氏所注没有笔误的话，那么他所引用的“元本”《杀狗记》应当有三十七折，即比汲本多一出。但也有可能篇幅没有增加，而仅系分折的不同

锦本所摘曲文，与汲本差别较大之处集中在第三段（《孙华拒谏》）和第十段（《孝友褒封》），这说明晚明人的改动并不是平均用力的。而主要在若干场次的调整和重点改写。汲本与锦本之间的差别，也未必全出冯梦龙一人之手，而应是民间演出中逐渐改动而形成的。因为沈璟《南曲谱》所录《杀狗记》曲文，除第三出〔丹凤吟〕与三十一出〔大影戏〕有一二曲句与汲本也有差别外，其余均同汲本而异于锦本、正始。沈谱的编定当在冯氏改订《杀狗记》之前。所以冯氏“订定”时除参考过沈谱外，仍另有坊本作依据。这些情况也可以证明冯氏确实是“订定”而非“改编”，因而仍基本保持元人旧貌。在元本失传的情况下，汲本不失为较好的本子。故笔者从王季思先生编《全元戏曲》，其中南戏部分收录《杀狗记》时，即以汲本为底本，而以锦本作附录。

二

汲本重点场次、曲文上的改写，并不完全表现为文字上的提高，它不如说是一种社会道德和审美标准化的结果。这可以用锦本第三段即汲本《孙华拒谏》出为例。

此出锦本首录〔寄生草〕二曲，为汲本所无。

〔寄生草〕（旦）才说三两句，连骂四五声。俺这里战兢兢只得低头忍，他那里怒叫叫只待要争竞。俺这里不敢……敢……敢回言应，你道入门不听俺这妇人言，正是归家懒睹妻儿面。

又：（旦）俺这里添烦恼，你却是佯醉倒。为甚么好夫妻整年不和顺？偏与他那乔朋友每日相随趁，把嫡亲兄弟赶出无投奔。正是三冬街上有谁眠，却不道十年窗下无人问！

从这两曲看，锦本底本中，夫妻间有一番直接的冲突，杨氏的“谏语”当是比较激烈的，才惹怒了孙华。杨氏所唱二曲，正是寻常夫妻吵架之语。

汲本实际上没有在劝谏一点上发生多少冲突。它先由院公告诉逐出孙荣之事，接着由妻妾私叹。孙华回来时，杨氏并非直劝，而是委婉套出孙华的口实之后，略加劝说便即停口。所以汲本中“拒谏”集中在〔桂枝香〕“拈鍼穿线”曲，此曲是锦本此出中惟一与汲本相同的曲子，而且语气相对委婉得多了。故汲本中杨氏便不再有激烈的语辞。

〔贴〕我东人结拜为兄弟，落得个甚便宜？夫和妇话不投机。他三个同结义，胜似亲的，糖甜蜜〔蜜〕更美。把亲兄弟赶出去，你家富何济？

这是汲本中迎春闻院公传话后的叹语。但汲本此时杨氏与孙华并未出现冲突，“话不投机”一语便落了空。汲本这样处理，主要是为了树立杨氏温柔敦厚的贤妇形象。这还可以从〔桂枝香〕后二曲的比较来说明。锦本：

(旦) 熟油苦菜，由人心爱。忒恁低，识假不识真，把我做何人看待！想夫妻义重，结发恩爱，只得忍奈。说得（起）来，莫怪君无礼，都缘是我命。

〔贴〕听妾禀告，常言人道，舌是斩身之刀，口快招得人烦恼。奴忒口快，官人焦躁，将奴逐了。细思之，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汲本：

(旦) 忠言不听，生出恶性。欲要把几句回他，又恐怕夫妻争竞，只落得外人，只落得外人，胡言讲论。讲论家不和顺。自评论，耐了一时气，家和万事成。

(贴) 娘行听告，常言人道：热心闲管招非，冷眼无些烦恼。(旦白) 迎春，你如今不要开口罢！(贴唱) 奴不合口多，奴不合口多，惹得官人嗔叫，累娘焦躁。自今朝，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据锦本，杨氏劝夫不从后，迎春(贴)又前去劝谏，结果被孙华逐回。杨氏之语十分泼辣，对孙华并无姑息迁就之意。妻妾反复相劝，不惜争竞，口舌相加。这应是一场较精彩的戏。从汲本看，其曲文明显从锦本改动而来。但锦本中妻妾是真劝，为劝得兄弟和好而不顾其他，遂致“争竞”。汲本实际上谈不上劝谏，而且杨氏的努力正是要消弥“争竞”，达到“和顺”。这里两本杨氏的性格行动有了很大的差别。锦本是一般家庭夫妻的争吵，并未顾及礼教妇道；而汲本中的杨氏，则向贤德夫人的温柔敦厚靠拢了，所以锦本中杨氏辞气锋利的三曲或被删去，或被改写；杨氏不仅自己恪守道德，而且还不许迎春多言，显得矫饰而不近人情。这正是明代中后期礼教道德观念和要求人物符合礼教妇道这一审美观念在戏曲中的反映。它与原来真正民间作品的本色而泼辣的风格有了差别。汲本中，杨氏不仅是设计杀狗劝夫的贤妇，而且是处处合符礼教妇道的“贤妇”。就此出而论，汲本

的处理还不及锦本出色。

汲本还有一些改动，体现了晚明戏曲表现形式的变化。如锦本由外扮孙荣，汲本由小生扮演，反映了角色体制的细腻化。又早期南戏剧本曲中单独标称的“合”（“合前”）实为帮腔合唱，而非台上众角色合唱。它的正确含义即是《小孙屠》的“和”，也即弋阳腔“一人唱而众人和”的“和”，它的远源则是唐代《踏谣娘》的“旁人齐声和之”的“和”。这种帮腔并非弋阳腔的首创，仅仅是因为它在典雅化和士大夫化的海盐、昆山腔中逐渐退化了，只有在始终扎根民间的弋阳腔中得到继承发展，以致后人误把帮腔形式当成了弋阳腔系统的专利。这一点我已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锦本仍保存着“合”的帮腔特性。如锦本《月真买狗》出〔皂罗袍〕二曲，一为杨氏唱，一为王婆唱，两曲前半全同汲本。后半锦本作“合”：“我和伊久年邻舍，且宜忍耐，休发恶语。冤只可解，依然两下人情在”。次曲作“合前”。按此“合”显系场外人以旁观语气评论叙说，而不是场上诸角色所能唱。汲本顾及这一点，将此“合”改由一角连唱，首曲由杨氏连唱作：“多年邻舍，茶酒往来，些许小事，不遂我怀，从今休把我门儿踹。”次曲由王婆连唱作“多年邻舍，非关吝财，其间就里，好难布摆；踌躇再四难轻卖。”

又最后一出，锦本〔排歌〕二曲作：

（生）今日孙华，特蒙圣恩，追授令尹豪贵门。（旦）贱妻何幸，感皇恩，贤德夫人特赐与。（合）夫荣显，妻又贵，又封孙荣县丞职，金冠艳，霞帔美，夫人杨氏享富贵。

（贴）追想人间，难得此女，杀狗劝夫真难比。适曾闻奏君知，爵禄如今都赐与。（合前）

这里的“合”也只能是场外帮腔。汲本作：

〔羽调排歌〕（生）愚蠢孙华，情偏意迷，全亏家有贤妻。

（旦）今朝兄弟共怡怡，堪笑乔人枉用机。（合）兄膺爵，弟

受职，一门孝义九重知；夫荣显，妻又贵，方知为善得便宜。

〔道和排歌〕（小生）想他每结义时，要学关张的，言语总成虚，寻思太无知。那些恩德！那些仁义！（贴）嫡亲兄弟受凌逼，娘行杀狗劝夫回，骨肉团圆不暂离。（合前）

比较之下，锦本二曲纯属本色，不假修饰，用韵亦杂；汲本的“合”的处理已便于场上合唱，用韵整饬，用语稍为典雅而近套语。从此例也可概见汲本总体改订的情况。

又锦本中王婆称杨氏为“县君”，正始、沈谱均同，而汲本作“院君”；沈谱注谓称县君系宋元以来通例，坊本称“院君”则以“庭院”之“院”称之，“似无出”。然则“县君”讹作“院君”当是嘉隆以后的事。

锦本还可资订正汲本刊刻中的讹误。如汲本《看书苦谏》出〔绛都春序〕首句“平生恋色”，不可解，今人整理标点本均未能校出。据锦本，作“平王”，即指楚平王，此句遂豁然贯通。

三

以锦本为中介，我们就可以把有曲文可稽的《杀狗记》版本的前后承续，作一考订了。

一般认为清初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所引“元传奇”确为时代较早的传本。就《杀狗记》而论，以锦本为中介，也可以证实《正始》所引确实早于诸本。这里我还想引用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的《杀狗记》资料来作佐证。蒋谱成书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它所录的《杀狗记》曲文基本上同《正始》，也是较早而且可贵的资料。

总体而言，《正始》、蒋谱所据底本与锦本属同一系统。这可以《谏兄触怒》出引子〔菊花新〕为例。此曲汲本作〔挂真儿〕云“积善之家庆有余，传留下万卷诗书。性禀刚正，胸怀仁义，更喜门庭豪贵”。《正始》作：

〔菊花新〕积善之家庆有余，鸡窗下勤读诗书。学成文艺，貌魁梧，赖祖宗福荫世传豪富。

锦本、蒋谱大致同《正始》，惟“貌魁梧”前有“性标格”一语。据此，三本实出同一系统；而锦本与蒋谱又更接近。则《正始》为一类；锦本，蒋谱为又一类。

另外的例证又可证明锦本更接近汲本。

《雪中救兄》出〔园林杵歌〕，《正始》、蒋谱作：
看这模样好似我孙大郎，唬得我神魂飘荡。好教我退后趋前
心急意忙。那堪柳絮梨花下得恁强。（中略）不由我扑簌簌
泪出痛肠。

汲本作：

这容庞（锦本作“伴当”）好似孙大郎，唬得我魂飘荡，退
后趋前心意忙。那堪柳絮飞花下得恁狂（锦本作“强”），
（中略）怎禁得扑簌簌泪出痛肠（锦本作“珠泪痛伤”）。
又，《窑中拒奸》出〔行香子〕曲，《正始》、蒋谱作：
日有阴晴，月有亏盈，叹人无久富长贫。贫的是秋来到也，
黄叶飘零；富的是到春来，花如锦，柳拖金。

锦本、汲本作：

日有阴晴，月有亏盈，算人无久富长贫。秋来自然黄叶飘
零，到春来花重吐，柳拖金。

据此，《正始》、蒋谱所引之本实早于锦本，而锦本的底本
应为汲本的祖本。

注：

- ① 孙崇涛《流徙海外的珍贵戏曲文献》，《中华戏曲》1988年第4期；
彭飞、朱建明《〈风月锦囊〉疏辨》，《戏剧艺术》1989年第1期。
- ② 参阅李平《读〈杀狗记〉杂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第二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李文漏计〔梁州序〕一曲，今计入。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